

正确政绩观
行思录

风从海上来,掠过东山岛的林带。层层叠叠的绿,像时间里写下的一行行注脚。很难想象,这片被称为“东海绿洲”的地方,曾经风沙肆虐、寸草难生。而这一切的起点,不过是在风沙中倔强存活的9棵木麻黄。

木麻黄是一种热带植物,成树能长到十几米高,适宜在海滩上生长,人称“先锋树”。那一年,经县委书记谷文昌提议,东山县委决定在全县大面积种植木麻黄,并发出号召:“上战死头山,下战飞沙滩,绿化全海岛,建设新东山。”全县总动员,男女老少齐上阵,经过一个冬春苦战,在飞沙滩种下了20万棵木麻黄。可谁知,一场倒春寒,仅有9棵存活下来。

面对眼前大批枯萎倒伏的木麻黄树苗,有人打起“退堂鼓”,有人挂起“免战牌”,有人说起风凉话:“沙滩上要是能长树,我就倒过来走!”面对这些,谷文昌的心情异常沉重。但是,当他赶到现场,看到那几棵顽强活下来的幼苗后,眼前一亮。他无比坚定地对大家说:“有9棵,就有900棵、9千棵、9万棵,就能绿化全东山。”

9棵木麻黄的成活,让谷文昌心头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,坚信东山可以种树,荒岛可以成为绿岛!他仿佛看到,一簇簇绿芽,正在萌发一片绿荫;一棵棵树苗,正在衍生一片森林。

“如果没有困难,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!”在困难和挫折面前,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谷文昌,有一股永不服输的血性——越坚硬的骨头,越是要啃;越窘迫的逆境,越是要抗争。他像当年打仗冲锋一样,带领东山千干部群众迎着困难上,顶着风沙干,开始了一场绿化之战。

在谷文昌纪念馆,我们从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看到,当时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啊!雨丝如织,人流如梭,百里海滩上,布满了造林大军。歌声和狂风齐飞,汗水与雨水交融,而站在风口冲在一线的人群中,始终有谷文昌的身影。

9棵木麻黄,不仅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,也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:这木麻黄到底是什么脾气,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活,有的地方不能活?如果说,信心和决心、意志与毅力,是战胜困难和挫折的“开山斧”,那么遵循规律、讲究科学,则是事业成功的“指路灯”。

谷文昌带领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,对9棵木麻黄为什么能存活进行研究,发现其秘诀在于:树苗选得壮,树坑挖得深,根下土质厚……后又经过“示范苗”“示范林”的多次试种,他们终于掌握了木麻黄的生长规律,总结出“良种壮苗、适时种植、带土栽培、大坑深栽、适当密植、雨天造林”等六大技术要点。这些经验和技术的推广普及,为当地实施大面积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在谷文昌的带动和影响下,东山干部群众养成了这样的习惯:天一下雨,就穿上雨衣,扛着锄头,涌到荒地,抢栽木麻黄。经过3年的苦干实干,在高山、赤地、沙丘上傲然崛起175条层层环绕全岛的林带,长达150公里;一条条绿色长龙蜿蜒在141公里海岸线上,筑起一道绿色屏障,把千年肆虐的风沙挡在海岛之外。“举首不见石头山,下看不见飞沙滩,上路不被大日晒,树林里面找村庄。”当年谷文昌描绘的愿景,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先锋

■向贤彪

“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谷文昌的可贵,正在于他懂得,困难不是成功的绊脚石,而是试金石、垫脚石。事业征程,从来少有康庄大道;蟾宫折桂,自古未见轻而易举。荣耀面前,道不尽几番风雨、几经艰辛;成功背后,有谁知几多苦干、几多坚毅。一项事业、一件工作,干到最艰难的时候,常使人觉得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但只要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必将迎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“万物得其本者生,百事得其道者成。”谷文昌的可贵还在于讲求科学方法、按规律办事。领导干部为官一任、施政一方,就要有“入山问樵、入水问渔”的求实态度,把情况摸准、把问题找准,才能对症下药、有的放矢,在攻坚克难上见真章,在解决问题上见成效,把政绩植根于“规律”的土壤之中。

“党要求什么,群众需要什么,我们就去做什么。”当东山岛披上绿装后,谷文昌又把目光瞄向新的战场——修筑海堤,把海岛与大陆连接起来,解除老百姓出行舟楫之苦;引陆地淡水入岛,解决人畜饮水和浇地用水问题;围垦盐田,海水养殖,多种经营,开拓发展新路子,鼓起群众的钱袋子……在他的眼里,干事创业没有终点站,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。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,他就扑下身子拼命地干,一刻不停地干。

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谷文昌关心的仍然是东山的未来、百姓的福祉。他对前来看望的同事说:“我这次到上海看病,得知木麻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。你回东山后一定要让林业部门想

办法,抓好木麻黄的更新换代,否则将来东山百姓要再受风沙之苦了……”

谷文昌留给东山的,不只是一条条绿茵覆盖的林带、一道道坚如磐石的海堤、一座座清澈如许的水库、一条条宛若玉带的灌渠、一幢幢隐于林间的民居,更有一位党员干部“不带私心搞革命,一心一意为人民”的赤胆忠心和无私奉献。“先祭谷公,后祭祖宗”,正是东山人民对老书记谷文昌最深情的怀念。

穿越历史的天空,焦裕禄的焦桐、谷文昌的木麻黄、杨善洲的林场、张连印的“清风林”……构成了一道道无比绚丽的精神风景。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,价值坐标却高度一致——看轻权力、看轻名利,看重事业、看重群众。走近他们,理解他们,“入党为什么、当官干什么、身后留什么”这样的问题,就有了清晰的答案。政绩从来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成绩单,而是留给时间看的答案,也是立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丰碑。

风过东山,美景如画。当年,风沙中傲然挺立的9棵木麻黄,是那样的坚忍,盐碱里扎根,风雨中拔节,挫折后重生。它们又是那样的伟岸,与一位共产党人并肩傲立天地间,相互辉映、相互成就,并告诉后来者:政绩应怎样创造,初心该怎样守护。

木麻黄是树中的“先锋”,谷文昌是共产党人中的“先锋”。木麻黄年年新生泛绿,谷公的故事常讲常新。这样的故事时刻提醒着我们,努力种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“木麻黄”,让政绩的根系深扎大地,让事业的枝叶伸向苍穹,让奉献的果子造福百姓。



红军战士(雕像,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)

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,河道陡峻,险滩密布,水流湍急,素有“天险”之称。1935年5月,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迅速北进。国民党军队企图凭借大渡河的天然屏障围歼红军。5月25日,红军先头部队以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,乘着仅有的一条小木船,冒着北岸守敌密集的火力,顶着急流险浪,分两组先后冲上对岸敌工事,击退200多名敌人的反击,占领北岸渡口。此后,红军又找到3条小船,保证右纵队过河,并配合左纵队夺取泸定桥,从而使大部队顺利通过大渡河,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“石达开第二”的幻想。

(李晨昕辑)

★诗话

凝固的目光

■峭岩

是风,雕刻你紧绷的肌肉
是火,淬炼你如炬的眼睛

你以冲锋的姿态
定格在历史的渡口
你的身躯,是大山的脊梁
目光,楔入九十载风雨飘摇
依然紧盯对岸
那片未曾散去的险风恶浪

你的目光,紧盯着我们
告诉我们,历尽摔打的骨头最硬
淬过火的血,最热
花朵,永远绽放在胜利者的胸口
消失的是软弱和苍白
时间,让激流已归于平静
却让你的深刻,愈发滚烫

经典歌曲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——

用音符讲述本色故事

■焦凡洪

军歌嘹亮

在丙午马年春节前后的时间里,93岁的文艺老兵邹大为特别激动。今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,歌曲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在经典歌曲联唱环节被唱响。那段时间,他经常从网上看有关视频。随着熟悉的音符飘荡,他又记起了50多年前与战友创作这首歌曲的情景。

1972年秋天,田野翻滚的绿色与军营奔腾的绿色融为一体,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。时任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的邹大为,随创作组组长魏宝贵到驻辽南的一支部队体验生活。他们每天被营区里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和火热的练兵场面所感动。

一天上午,他们来到某团一个营部,见到宿舍里一排整齐的内务中,一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被特别醒目;它的被面已绿中泛白,布纹也早已没有了绒毛,变得一片光洁,更明显的是上面还打有补丁。虽然那补丁的颜色与原被罩的颜色有明显色差,但由于其布块剪裁整齐、针脚缝制细密,与原被面平整地拼接为一体,使这床军被在兵舍里显现着一种自然而朴素的美。

正在他们被这道特殊“景观”所吸引时,营教导员从训练场赶了过来。他们好奇地问:“这床军被可是‘老资格’,是你们哪位干部或老兵的?”教导员回答:“是我们师长的。他下部队来蹲点,就和我们干部战士住在一起。”

听了教导员的介绍,一种敬佩之情从魏宝贵和邹大为心中油然而生。经教导员同意,他们把被子打开,数了数,被罩和被里共打有7块补丁。教导员说:“师长是抗战时期参军入伍的,一直保持着‘老八路’的作风。这次下来蹲点,团里原本安排他住招待所,可他把背包往这一放就扎了下來,与我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操课、同娱乐……”

回到驻地,魏宝贵和邹大为热烈讨论起来。



姜晨绘

“军被,军被,织满兵情,充满兵味。从我军建立到现在,它铺满了说不完的故事。”魏宝贵深情地说。

“是啊!”邹大为说,“在战争年代,战友同盖一床被,战士与支前民工互用一条被,是常有的事。和平时期,干部夜里起床查哨,其中一项职责是看看战士睡得怎么样,给蹬了被子的战士掖好被角,是常做的事。”

“老兵帮新兵换洗被子、缝被子,那一针一线都是情。”

“对,干部教战士打背包、整理内务,那一招一式充满爱。”

两人越谈越兴奋,进入了一种昂扬的创作状态。

魏宝贵是1950年参军的文艺战士,从团俱乐部到军区文工团,一直做部队文化工作,熟悉军营生活,富有创作经验。那首深受广大官兵喜爱的歌曲《手拿枪心向党》就是他作的词。魏宝贵说:“我们就以师长的这床绿军被为题,写一首歌。小中见大,透过军被的绿色展现军人的本色。”邹大为补充说:“对,要把

那军被上的补丁突出出来。它表现的是我军官兵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”

灵感涌现,说干就干。两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凑起词来。他们采取了一种讲故事的手法,开头的“引子”是这样写的:“走边陲,下连队,边地日夜忙战备。战斗故事数不尽,难忘师长绿军被。”接着歌词进入表现师长这床军被的两段描写。最后,“尾声”与“引子”呼应:“走边陲,下连队,难忘师长绿军被,被子虽旧含义深,不禁令人常回味……”

从部队回来,魏宝贵和邹大为把这首词交给了音乐创作员关绪昌与铁源。关绪昌看后说:“这首词角度巧、内容好,适合把它谱成一曲大歌。”铁源说:“我们团的男低音歌唱家顾威演唱抒情、表演风趣,善于用音乐讲故事。这首歌我们为他量身打造。”两位作曲家密切合作,为这首歌词编织了既充盈着兵情军韵、又洋溢着时代气息的乐谱。

为提升作品质量,魏宝贵带邹大为、关绪昌、铁源等创作人员来到当时的《解

放军歌曲》杂志编辑部,就新创作的一批声乐作品征求专家意见。编辑部同志重点就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这首歌曲进行了点评。他们充分肯定词曲创作成功之处,并提出了修改意见:把“引子”和“尾声”删掉,直接进入,开腔就唱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,使音乐的主题更鲜明,形象更鲜活,易于在部队官兵中传唱。

这是一条较大的修改意见。拿掉首、尾两段,对于词曲作者来说,都有些不舍。回团后,魏宝贵带大家又反复讨论,统一了创作思想:这首歌曲是反映部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,我们要把创作部队队列歌曲与抒情歌曲的手法融为一体,在保留原词曲悠扬的基础上,不拖泥带水,使其更简练、明快、蓬勃、昂扬,做到情深意浓。

修改后的歌词是这样的:
师长有床绿军被,人人见了都敬佩。
当年背它上战场,如今带它下连队。
行军途中经风雨,边防线上迎朝晖。
师长这床旧军被,不知补过多少回。
一块补丁一朵花,万花丛中数它美。
艰苦奋斗干革命,政治本色永不褪。

在1972年底至1973年年初举行的全军文艺会演中,歌唱家顾威演唱了这首歌曲,结果一炮打响。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成为这次会演推出的优秀作品之一,很快在军内外流传开来。

“一抹绿色亮在心间,光荣传统代代相传。”回顾这首歌曲的创作,邹大为深有体会地对笔者说,“我们部队的文艺战士也要永葆本色,用飞扬的音符传承红色基因,以激越的旋律向战而歌,给官兵多提供政治强、艺术精的音乐作品,为强军建设呐喊助威。”



扫码听歌曲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

“歌曲里有我们的心里话”

■邓柳李杭橙

基层文化景观

“战鹰战鹰,你为何使命肩上扛;战鹰战鹰,你为何踏歌走边疆……”前不久,陆军航空兵学院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,该学院某旅官兵创作的歌曲《天擎·擎天》,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。

“创作的灵感,来自战友们保障飞行的日常。”文艺骨干张晗向笔者道出了歌曲的由来。此前,该旅决定开展系列文化活动,并召集宣传部门人员和基层文化骨干,对活动内容进行讨论。创作连环画、文艺情景剧、主题摄影展等多项建议被采纳。有音乐功底

的张晗提出自创歌曲的想法,也得到了肯定。

战鹰呼啸升空的背后,是一群保障人员的默默托举。创作期间,一个个坚守战位的身影、一幕幕感人的画面,不断闪现在张晗的脑海:夜航训练时,主导航机突发故障,为了保证第二天正常训练,二级军士长罗肖带着班员连夜抢修;为保证机器全天正常运转,一级上士孙嘉禾和妻子王玉凤以台站为家,一守就是8年……一个宁静的夜晚,人潮澎湃的张晗提笔写下了歌曲《天擎·擎天》的歌词。几经打磨,这首歌终于诞生。

在音乐会首次亮相后,歌曲迅速传唱开来。这次成功的尝试也让旅领导更加深切地认识到,官兵不仅是文化滋养的受益者,更是文艺创作的主力军。

他们因势利导,充分发掘官兵特长,鼓励大家围绕使命任务与军旅生活进行创作;组织文化骨干培训,邀请专家辅导,帮助官兵提升创作品质;定期举办强军音乐会、线上作品展播,为原创文艺作品搭建绽放的舞台……

一时间,该旅掀起了军旅歌曲创作热潮,《卫航荣光》《专注的眼眸》等由官兵创作的军旅歌曲相继诞生。这些旋律在战机旁回荡,在行军中伴随,在宿舍里轻扬,抒发壮志、凝聚精神,受到官兵喜爱。

“唱自己的歌,格外带劲儿。歌曲里有我们的心里话。”机械师李志民对歌曲《卫航荣光》情有独钟,尤其那句“安全的使命是我们的方向,工具箱就是我们的钢枪”,让他心生共鸣。一次,他在检查某型直升机时,对一根尾传动轴的细微异样心存警觉。本着“宁可多查十遍,不放过一丝隐患”的态度,他拆卸蒙皮、调整参数、试车验证,最终成功排除了一项潜在故障,守护了飞行安全。歌曲中的歌词,正是他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“机翼飞旋承载梦起航,使命在肩从未曾彷徨,安全传承书写无上荣光……”近日,该旅组织的一次晚上,官兵再次齐声唱响自创歌曲《红星闪耀》。这首围绕旅队安全飞行70年主题创作的歌曲,述说着一代代官兵逐梦蓝天的故事。

一首首出自官兵之手的军旅歌曲,带着基层的泥土芬芳与战位的温度,滋养着官兵的精神世界。